

·世间万象

一笺清浅入夏来

李 坤

夏日的乡村，总是来得悄无声息。先是田埂上的野草忽然茂密起来，接着是池塘里的蛙声一夜之间稠密了，再后来，连风也变了脾气，从温柔变得热烈。这般变化，城里人是不易觉察的，唯有在乡下住惯的人，才能从这些细微处捉住夏天的衣角。

村东头的老槐树最先知道夏的消息。五月的阳光透过新绿的叶子，在地上描画出斑驳的影子。这树已有百岁生日，树干有三合抱粗，树皮皲裂如老人额上的皱纹。树荫下总聚着几个老人，摇着蒲扇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他们的话也像树上的叶子，稀稀疏疏的，却自有其韵味。老张头说：“昨夜夜里听见布谷叫了。”李老汉便接道：“可不是，该插秧了。”于是众人便都沉默下来，各自想着自家的田地。

河水渐渐暖了，村里的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脱了鞋袜，赤脚踩进浅滩。水刚没过小腿肚，凉丝丝的，有小鱼在脚

边游弋，碰着皮肤，痒痒的。大些的孩子已经会凫水了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能摸上来几个河蚌。小些的只能在岸边玩，用树枝搅动水面，看阳光在水底的石头上跳舞。偶尔有蜻蜓飞过，停在芦苇梢上，透明的翅膀微微颤动，孩子们便屏住呼吸，蹑手蹑脚地靠近，却总在即将得手的一刻，被它轻盈地逃开。

田野里的活计多起来了。男人们天不亮就下地，裤腿卷到膝盖，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腿。秧苗已经长到一掌高，翠绿翠绿的，在风里轻轻摇摆。插秧是个辛苦活，要一直弯着腰，倒退着走，手指在泥水里不停地动作。汗水从额头滚落，掉进水田里，立刻不见了踪影。女人们送饭来时，男人们才得空直起腰来，坐在田埂上吃饭。咸菜、炒鸡蛋、昨夜的剩粥，就着野外的空气，饭菜简单但吃起来格外香甜。

午后是最安静的时辰。太阳晒得人发昏，连狗都躲在屋檐下吐着舌头。只

有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，声音忽高忽低，像一把钝锯子拉扯着闷热的空气。村口的杂货店里，老板娘打着盹，头一点一点。柜台上的苍蝇也不怎么飞动，懒洋洋地爬着。偶尔有孩子来买冰棍，掀开棉被覆盖的箱子，冷气便“噗”地冒出来，转瞬又被热气吞没。

傍晚时分，暑气稍退。女人们提着篮子去菜园摘晚饭要用的菜。豆角已经爬满了架子，紫色的茄子沉甸甸地坠着，西红柿开始泛红。她们一边摘菜，一边隔着篱笆说话。张家的媳妇生了，李家的儿子考上了县里的中学，王家的母猪下了十二只崽……这些消息在菜园间传递，比风还快。菜叶上的水珠沾湿了她们的衣角，但谁也不在意。

晚饭后，人们搬了凳子到打谷场上乘凉。天上的星星比城里多得多，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夜空。老人们指着银河，给孩子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年轻人聚在另一边，小声说着自己的心事。有风

吹来，带着稻花的香气和远处池塘的水汽。不知是谁家的狗叫了几声，又安静下去。渐渐地，说话声少了，只剩下蒲扇拍打蚊子的声响。

夜里下了一场小雨。雨点打在瓦片上，沙沙地响。农人们睡得很踏实，知道这场雨对秧苗有好处。雨停后，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，照着湿漉漉的村路。青蛙们又开始了合唱，此起彼伏，直到东方泛白。

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夏天便深了。稻子开始抽穗，知了的叫声越发响亮，连清晨的风也带着热气。孩子们盼着西瓜快些熟，大人们算计着收割的日子，村庄在夏日里缓缓呼吸，像一片树叶浮在时光的水面上，宁静而自足。

夏天的乡村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有的只是这些琐碎的细节。但正是这些细节，织就了生活的质地，让记忆有了温度。



乐在其中

徐金陵 摄

·凡人心迹

绿树浓阴夏日长

安宇影

夏天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，到处绿树成荫，紫薇花开得正好，一串串簇拥枝头，宛如温婉的仙子，美得令人心醉。而格桑花，则如繁星点点，散落在绿化带间，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，熠熠生辉，让人见之便心动。

尤其是清晨，空气格外清凉凉爽，风里少了春天早晨的寒意，多了几分温柔。大地仿佛刚从梦中苏醒，树叶鲜嫩嫩、水亮亮的，闪烁着生命的光泽，纯净得仿佛未曾沾染世间尘埃。嫩滑得如同婴儿的脸颊。绿叶间，红花点点，鸟儿在枝头欢快地唱着歌，为这宁静的早晨添上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

有时候下了小雨，如烟如雾的雨丝飘洒在鲜绿的叶子上，如同情人眼眸中泛起的玫瑰色涟漪，浪漫而迷离，引人无限遐思。闭上眼，仿佛能感受到梦中仙子的温柔拥抱。

周末，小区花园里，晨练者的身影络绎不绝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或跑，或走，还有的推着婴儿车，或是推着轮椅。婴儿车上坐着牙牙学语的孩子，轮椅上坐着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构成了一幅幅温馨动人的画面。

对于我们这些久坐不动的人群而言，跑步是释放压

力、锻炼身体的最佳方式。我总是先以慢走热身，逐渐加速，直至最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挑战自我，让心肺得到充分的锻炼。

跑完步，最爱漫步至小池塘边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。池塘里荷花亭亭玉立，小鱼嬉戏莲叶间，如顽皮的幼童。荷花盛开处，还有一眼小小的喷泉，一天到晚哗哗地响着，如奏着一支悠闲的曲子。池塘边有一排银杏树，树下是几样健身器材，旁边还有几棵紫薇花树和星星点点的月季花。

站在银杏树下，透过银杏树翠绿的密密麻麻的叶子，可望见清澈的蓝天和朵朵白云。这时候的心境是最明媚最欣喜的，可以让人忘却一周劳累和疲惫，享受这份片刻的宁静与自由。

晨跑之后，去逛一会儿菜市场，挑几样新鲜蔬菜，带着泥土与露水的芬芳，回家烹饪一顿健康早餐，这真是周末的一种美好享受。

春夏秋三季，皆是跑步的好时节，而夏天则最佳。在这绿意盎然的季节里，拥抱夏日的清风，感受生命的律动与美好，让心灵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飞翔，享受清晨的清新与活力。

闲暇的星球，心头仿佛有温润的泉流无声漫溢。他们以最本真的方式，在喧嚷的烟火与静默的拥抱间，摸索情感的边界与深度。每一次任性的火星，都在试探相处的尺度；每一次全然的托付，都在加固爱的城池。这童稚的相处之道，进与退、争与合的每一瞬，都在他们童年的沃土上绽放花朵。那稚嫩而坚韧的羽翼，恰是生命最初馈赠的、足以抵御未来风雨的铠甲。

手足间的“双人舞”

蓝飞燕

肃穆，仿佛在护卫世间至宝。后视镜里，颠簸途中那对紧紧相偎的剪影，胜过千言万语。

姐姐的臂弯，亦是弟弟专属的温柔港。平日里，弟弟若在外受了委屈，小嘴一瘪，泪珠便断了线似的滚落，像只受伤的小兽蹭进家门。他扑进姐姐怀里，小脑袋深深埋入，边抽泣边冒着鼻涕泡诉说被推倒的委屈。姐姐当即放下绘本，张开双臂。她轻轻揽住那抽噎的小身体，一手有节奏地轻拍他的背脊，一手用袖口轻柔印去他小脸上的泪痕，凑近耳畔轻声：“不怕，姐姐在呢，告诉姐姐是谁推了你，我们找他爸爸妈妈说理去。”弟弟急促的哽咽，便在这安稳的港湾里，渐渐风平浪静。

悄然凝望这两颗时而碰撞、时而依

头。

忽地，他小身子猛地后仰，脊背如小树般挺直紧贴椅背，两条圆滚滚的小腿奋力前伸，小脚丫绷得笔直，脚趾在袜子里努力蜷缩。“姐姐！”他奶声宣告：“我是奥特曼！我来保护你！你靠我腿上，就不晕啦！”童音里那股初生牛犊般的笃定，竟似一道无形的光盾，叫人温暖。

姐姐迟疑片刻，额角已沁出细密的冷汗。她望了望弟弟绷紧的、竭力伸直的小短腿，轻轻侧过身，小心翼翼将发沉的脑袋枕了上去。弟弟立刻伸出莲藕般的小胳膊，牢牢环住姐姐的肩颈。

路途漫长，车身每一次摇晃，颇得弟弟的小屁股微微离座，那双环抱的小手

臂却如攥着最心爱的工程车，固执地收紧，再收紧，稚嫩的脸庞绷得前所未有的

·往事随想

荷塘里的少年时光

林钊勳

村东头那片充满绿意的荷塘，是夏日里我们最喜欢的去处。塘水被密密的荷叶覆盖着，只从阔叶的缝隙里，透出些幽幽的绿。那些粉白粉红的花朵，就立在绿叶中间，仿佛撑开了整个暑气蒸腾的天空。我们这群野孩子，把裤管高高卷过膝盖，赤脚踩在塘边滑腻的泥里，那沁凉的泥浆从脚趾缝里钻出来，浑身都凉爽起来。

我们最眼馋那高处的荷花，非得踮脚伸手去够。我瞅准一朵开得正盛的，花茎深藏在浓密的叶子里。指尖触到那花茎，粗糙微刺。指甲用力掐住，狠狠一拽——谁料花茎韧得很，“啪”一声，只扯下半截在手里，花儿却纹丝不动，孤傲地留在枝头。惹得同伴们一阵哄笑，自己也讪讪有些尴尬，仿佛那被扯断的茎秆是某种无声的嘲笑。

摘不到高处的花，便对身边最近的莲蓬打主意，随手摘下一个，手指抠开莲蓬海绵般的绿壳，里面挤满了青玉似的莲子。我将莲子一粒粒剥出来。圆溜溜的莲子滚在掌心，光滑又饱满。剥得兴起，有时索性扯下花瓣，一瓣一瓣排在水边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这个做新娘，那个当新郎。”薄薄的花瓣贴着水面，被水波轻轻推搡着，像一场我们亲手导演的、随波逐流的婚嫁。

追蜻蜓更是常有的把戏。塘面上

·岁月留痕

桥头凉粉香

彭 垚

流水潺潺，河上的古桥依旧，在悠远的光里，我仿佛又闻到了桥头飘散着缕缕诱人的酸辣鲜香——陈姨刚做好的凉粉出摊了。

每逢小镇赶集的日子，陈姨后半夜就要起来做凉粉。她把泡了一夜的豌豆沥干，一点点倒入清洗干净的青石磨里。在清冷的屋檐下，陈姨一圈一圈地推磨，石磨吱吱呀呀转动，乳白色的豌豆浆缓缓流出，从狭小的出口滴滴答答流进一口铝锅里。屋檐下的灯光忽闪忽闪，几只刚睡醒的飞蛾在灯泡上笨拙地移动，它们陪着陈姨度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。

晨光初现时，陈姨开始过滤豆浆。她把细密的纱布铺展到另一口铝锅上，将豆浆一勺一勺倒入纱布，轻轻挤压，让浆液顺着纱布的纹路滴落，粗糙的豆渣就留在了纱布里。这样过滤出来的浆液，纯净得就像山涧的清泉。陈姨动作麻利地把过滤好的豆浆倒入大铁锅中，接下来就到了最考验功夫的熬煮环节了。陈姨守在灶台前，先用大火将豆浆煮沸，待锅里开始冒泡翻滚，立刻转成小火，同时用一根长长的木勺，顺着一个方向均匀而有力地搅拌。“得盯着火候，搅得匀乎，凉粉才会劲道又好看。”陈姨经常这样念叨。渐渐地，锅中的豆浆慢慢变得浓稠，颜色也愈发白里透亮，像融化的羊脂玉一般温润。

此时，天已经大亮了，陈姨把熬煮好的豆浆倒入瓷盆，再把瓷盆静置在冷水里，在这段冷却凝固的时间里，陈姨马不停蹄做一家人的早饭，侍弄嗷嗷乱叫的两头花斑猪和一群鸡。待自己潦草地吃完早饭，凉粉便已经成型了。凝固后的凉粉细腻Q弹，像透明的果冻，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。

陈姨在桥头支好摊位，刚把凉粉

端出来，生意就来了。她一边招呼客人坐下，一边系上围裙，动作娴熟地切起了凉粉。陈姨切凉粉不用刀，而是用一把小巧的铜刮子。铜刮子的边缘错落有致地卷起，形成小小的弧度。她将刮子轻轻贴在凉粉表面，手腕灵活转动，一条条粗细均匀、白里透亮的凉粉丝便从刮子下“钻”了出来，在碗里堆成了小山。陈姨再从竹篮里取出一把新鲜的葱，翠绿的叶子上还挂着水珠。她手起刀落，小葱被切成细细的葱花，洒在凉粉上。那葱花的翠绿与凉粉的莹白相互映衬，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。紧接着，陈姨熟练地往碗里加入蒜泥、生姜末、香醋、生抽、辣椒油、香油、花椒粉、油炸豌豆……顿时香气四溢，让人忍不住直咽口水。客人端起碗，用筷子轻轻一拌，调料与凉粉充分融合，挑在筷子上的凉粉透着亮晶晶的光，迫不及待送进嘴里，清凉丝滑的凉粉来不及在口腔里逗留就滑进了胃里，留下满嘴的清香在舌尖缠绵。赶集的人们一边吃着凉粉，一边和陈姨唠着家常，小桥上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。

我常常在桥头的风口处玩耍，缕缕凉粉的鲜香引诱着我的馋虫，那分泌的唾液就像桥下的流水。尤其是小葱的清香，裹挟着山野的气息，带有农家人菜板上的温度，使人难以抗拒，这让我无数次对世间加有葱葱的美食都产生过美好的幻想。日落西山，赶集的人潮渐次散去，陈姨的凉粉摊也该收工了。若是还有剩余，陈姨会眯着眼向我招手：“来，还有半碗，给你！”母亲教导我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，我也没有在大路上吃东西的习惯，于是红着脸跑开了。

桥头的凉粉香随风飘远了，那份独特的乡愁却常在时光里打转，飘飘悠悠，恍恍惚惚，若即若离……



江畔晚吟

张有杭 摄